



改革篇

创新篇

困局篇

简政放权

本届政府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年以来,国务院已取消或下放334项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内容包括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等。

点评:简政放权成为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突出了新一届政府改革的魄力。这种魄力根植于对国情的清晰认识,根植于对人民和市场的充分信任。不过,在放权给市场和社会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社会的宏观管理,以实当先,在改革中体现“放”与“管”的智慧,以更大的决心和信心打好这场改革之战。

“营改增”

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工作在2013年取得重大突破。2013年8月1日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12月13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明确从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适用11%的税率。

点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的增加和行业的扩围,将从根本上减少重复征税的问题,不仅支持了小微企业的发展,还破解了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制瓶颈。

自贸区热

2013年,中国经济最热门的概念莫过于自贸区。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这前后,与上海自贸区关联的概念股遭到热炒,自贸区内房价创新高,除上海之外的天津、广东、青岛、舟山等地也开始如火如荼地申请不同特色的自由贸易区,自贸区热彻底蔓延到全国。

点评:这股大火如再烧下去,有可能危害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自贸区热降温,首先应给各地竞相申报自贸区的热潮降温;其次应给对上海自贸区特惠政策的期待和要求降温。一个大国的安身立命之本只能是实体经济,而非资产游戏。

银行业改革

财大气粗的中国银行业在年中遭遇“钱荒”成为2013年的一件新鲜事,可央行却意外地没有开闸放水、出手援助,显示了监管层货币政策“维稳”和推动金融市场化的决心。

2013年,国家放开了除个人房贷以外的贷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另外,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金融“国十条”,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民营银行呼之欲出,多路资本磨刀霍霍。

点评:如果银行觉得没风险,反而是最大的风险,中国银行业早该吃一堑长一智。虽然民营银行实施细则还在酝酿,但是一旦放开准入门槛,各路资本必将争相竞逐,传统金融市场的竞争将更趋激烈。

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是什么?在2013年,我们得到了答案。大数据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的资讯。作为时下最火热的IT业词汇,随之而来的数据仓库、数据安全、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等围绕大数据的应用,逐渐成为行业人士争相追捧的利润焦点。

2013年被一些专家称为“大数据元年”。也是在这一年里,中国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多方位布局,使得大数据在中国启动并驶入“快车道”。工信部的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将信息处理技术作为四项关键创新技术工程之一,其中包括海量数据存储、数据挖掘等。12月4日,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3家运营商发放4G牌照。在4G时代,更高速的网络将带来更大的数据流,为政府和企业带来战略性资源。

点评:大数据有望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做出重要贡献。巨大的人口基数、经济体量和需求,意味着中国发展大数据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应该看到,大数据具有价值密度低的特性,挖掘、分析等技术要求高。中国不能仅满足于做“世界数据中心”,还应防止概念炒作,加强自主创新,进行前瞻性的制度设计等布局,顺势而为,将“中国智造”由机遇转化为现实。

互联网金融

将2013年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爆发元年一点儿也不为过。6月中旬,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支付宝牵手天弘基金合作推出“余额宝”理财产品,凭借远胜于银行活期储蓄利率的高收益性而大获成功,并点燃了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第一把火。此后,陆续出现了微信的微支付、腾讯基金超市、新浪微博钱包、百度“百发”、“三马”还共同推出了众安在线,京东也有了“京保贝”3分钟融资到账业务……各家互联网巨头纷纷以一种高调而又迅猛的姿态快速渗透到中国的金融业中。他们的举动,就像是以颠覆者的姿态向金融行业发出一封又一封“挑战书”。

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一方面,互联网巨头及创业公司正在通过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及创新形式进入金融领域,而另一方面,传统金融企业又基于其对互联网的理解开展自身的互联网创新,期待对传统金融业务起到新的推动作用。在双方的不懈努力和推动之下,互联网金融开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创新业务形态,并覆盖了支付结算、网络融资、虚拟货币、销售渠道等多个细分领域。

点评: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或金融业,既是严峻甚至颠覆性的挑战,又是宝贵而且难得的机遇。倘若深谋远虑,从容应对这一挑战,把握利用好这一机遇,不仅可逃“恐龙宿命”,而且可大大提升自我,凤凰涅槃。

透视世界经济2013——爬坡过坎 风云变幻

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风云变幻、跌宕起伏,在金融危机后的第5个年头仍旧保持了“弱复苏”。然而,决定各国实力的并不是宏观经济增速的高低,而是微观主体在复苏中受益的程度。这点,从全年能够牵动国际市场神经、吸引全球投资者眼球的大事件中可窥一斑。

让人大跌眼镜的,当属美国政府的关门差一点关闭。在中国人欢度国庆那天,美国联邦政府打烊关门,国会网站贴出停摆通知,部分美国经济数据的发布日期被迫延迟,政府管理的400多个国家公园和博物馆也全部关闭,而导致此次关门闹剧的直接原因是美国两党就医改法案和债务上限产生争议。虽然两党博弈16天后政府得以开门“营业”,但有关国会预算谈判的硝烟却仍在弥漫。

与美国政府关门比起来,更令全球市场焦灼和不安的是美联储的QE(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行动。可是,在全球央行竞相宽松的背景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愣是放了几次空地,捱到了卸任前的最后一次政策例会,才迈出了退出QE的关键一步,而且减债规模只有每月100亿美元。

不靠谱的还有欧洲小国塞浦路斯,差点儿就成了新一轮国际金融漩涡的风暴眼。好在刚经历了大风大浪的欧洲诸国有着完善的救助机制,“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及IMF)出手相救,塞浦路斯

才得以转危为安,且没有造成危机蔓延。这个众志成城的故事让那些关于欧元区解体的预言再次破产。实际上,欧元区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实现了经济上的触底反弹,呈现出核心国强者恒强、边缘国否极泰来的积极迹象。

论“忽悠”,日本的“安倍经济学”绝对能让全球投资者晕眩。但是,凭借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新经济增长战略”这三“支箭”,日本开始摆脱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也有了起色。

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微弱复苏相比,脆弱的新兴市场却因美元升值和市场恶化而再次承压。亚洲开发银行2013年发布的报告下调了之前对于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预期。同时,今年6月出现的印尼和印度股市暴跌更是让亚洲市场出现恐慌情绪,一度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将再次上演。而造成恐慌心理的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其实一直过度依赖美国的廉价资金。

眼下,美联储即将退出QE,全球资本将重新调整投资布局,从新兴市场撤回发达国家,导致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增加。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在给全球一体化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将为新兴经济体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有人说,战后那个不断在衰退和复苏、政局动荡和平稳周期中摇摆的新兴世界又回来了。

值得注意的还有,随着全球经济体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双边或多边贸易投资谈判遍地开花,“永久的利益”使得新的贸易格局不断形成。2013年,日本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美国和欧盟“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已经开展三轮,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第三轮谈判也已经结束。这些贸易和投资规则谈判并重的双边、多边安排,已经明显地削弱了以贸易规则谈判为主的WTO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力,尽管在今年12月的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上,WTO159个成员打破了多哈回合谈判12年来的僵局,达成了首个全球性贸易协议。



楼市调控

2013年,“国五条”的横空出世并没有阻止房价上涨,开发商依然高歌猛进;2013年,老百姓购房热情依然高涨,甚至为规避政策纷纷假离婚;2013年,貌似所有人都要考虑养老问题,以房养老是个选择;2013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经踏上征程,是城镇化还是房地产化却还存争议;2013年,农村土地市场开始实行土地流转……2013年,楼市的大小事情真不少。

点评:很明显,楼市调控必须由单纯的调控转为改革,与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进行联动才能取得效果。中国特色的楼市能否转型升级,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打造。

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依然是2013年中国经济的顽疾。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规划了未来5年中国化解产能过剩的“路线图”,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5个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分业施策”。值得一提的是,指导意见中提到,“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长效机制”。

点评: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府一次次祭出抑制产能过剩的铁腕政策,但最终并未有实质性效果。产能过剩能否得到根治,关键在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能否界定清楚。政府文件不能和市场“掰手腕”,否则只能造成产能过剩的加剧、市场秩序的混乱。

地方债务

经过两年的大规模增长累积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在2013年出现了失控的局面。有学者担心,部分地方债已经超过地方财政收入的数倍。2013年,地方债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过程中最大的隐忧。

今年6月,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对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随后,8月,国家审计署发布公告称,将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彻底摸底和评估,而此次审计,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五级审计。

点评:不管“史上最严厉、最彻底”的地方债审计结果如何,想办法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才是题中之义。目前,多数地方政府仍有较强烈的投资冲动,部分区域和项目潜存较大风险,需要监管层重点防范。巨大的资金需求或促使地方融资欲望更为强烈,并通过隐性“影子”渠道融资。所以,尽快启动市政债试点或是较理想的化解途径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亟须摒弃唯GDP政绩观,地方基建项目投资也亟须理性回归。